

Marguerite Duras

Des journées entières dans les arbres

成天上树的日子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刘方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成天上树的日子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刘方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成天上树的日子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刘方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5

(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6591-1

I. ①成… II. ①杜…②刘…

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0318 号

MARGUERITE DURAS

Des journées entières dans les arbres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1982 年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54

All rights reserved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

图字: 09-2007-346 号

成天上树的日子

Des journées entières dans les arbres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刘方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缪伶超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82,000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591-1/I·3954

定价: 3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4742977



目 录

成天上树的日子

3

蟒蛇

97

道丹太太

115

工地

177

献给让娜·马斯科洛

成天上树的日子

他往别处看，为的是避开她那润泽不再、黯淡无光的眼睛。在她下飞机那一刻，见她下舷梯时那战战兢兢的模样，他一切都明白了。完了，真是那么回事儿：坐在他身边的就是一位老太太。母亲注视他，是因为她儿子的眼里噙着泪水。于是她握住儿子的手。

“我这是一下子发生的，”她轻轻解释着，“就在两年前的冬天。一天早上，我一照镜子，再也不认识自己了。”

“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
“是的，是这么回事，我知道。就是那样发生的，一下子。我当时应该给你寄几张照片，谁都想不到这点……不过，用不着难过。我老了，如此而已，我身体很好。”

“妈妈。”

“是的，我的孩子，是的。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必须见

到你。五年。五年没有见面，今后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了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

她摇晃着自己短小的手臂。上衣的袖子翻了起来：他看见她的手腕上戴着几只手镯，她瘦削的手指上戴着钻戒。

“你的首饰很漂亮。”他说。

“噢！那是因为我变得富有了……”她说话时微微笑起来，笑得像一个不露声色的人。

富有，而且从此穿金戴银达到疯狂的程度。完了，儿子想。他从未想过，人，在某一天会如此不看好自己的母亲。这让他感到吃惊。

“不，我知道，你很富有。”

“哦不，你不知道富有到什么程度。”

“比过去更富啦？”

“富得多，我的小家伙。”

他抱住她的双肩。

“可是，为什么戴那么多手镯？”

“这可是金子。”她吃惊地答道。

她伸直手臂，把手镯亮给他看，让他欣赏，她并不在

乎自己身在巴黎。那太大的一串手镯在她手上叮叮当当响。

“我还不那么糊涂，如今，我把它戴上。”

“全戴上啦？”

“全都戴上了。我这辈子缺这些东西缺得够可以了。”

外边，春天的艳阳显得青葱，一阵阵清新的微风扫过大街。自由自在的人们行走在人行道上，他们的母亲在外地或者已经过世。

“你做得对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把它们都戴上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可我好冷。”

“没什么，妈妈。是劳累引起的，没事儿。”

他们一回到家，她便跌坐进一把安乐椅里。

“这下好了，”她宣布说，“我到了。”

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。

“玛塞尔，”儿子说道，“她跟我同居，我写信告诉过你。”

“您好，小姐。”她找自己的包，戴上眼镜，看那年轻女人。

“您好，夫人。”玛塞尔眼泪汪汪。

“我在离开人世之前一定要见见我的儿子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从没有见过我的母亲，所以我哭了。”

“社会救济所。”儿子说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母亲说道，“但是您也别哭。我这个母亲和别的母亲一样。您就看看我吧，很快就会过去，别哭了。”

儿子背靠在壁炉上，红红的眼睛还噙着泪水，打这一刻起，他有点烦了。

“我这就让你看看你的房间，来吧。”

她吃力地从安乐椅里站起身，用手臂在椅子上绕一圈。

“你住玛塞尔的房间。房间很安静，床也很好。”

“我习惯了大空间，我感觉这里什么都很小，”她抱歉地说，“三间房，总算不错了，似乎是这样，不过，在那边，我住二十间房，一想到这点，二十间房，我一个人住！一想到这点，多么不是滋味！我在小套房里，在小房子里总感到憋闷。我老需要住大房子，住非常大的房子，周边有花园……非常非常大的房子，我有的是……住在里面，夜里听见狗叫我就害怕……老是那么大，就像我的计划，

就像我做的一切，唉！”

“别想那些了。”

她停下来，察觉到他头上有点什么。

“你两鬓长白头发了，”她说，“我原来没有发现。”

“不少，”他笑笑说，“没事儿，不算什么。”

“当年你的头发是大伙当中最黄的，是金黄色。”

他们回来时，看见玛塞尔在餐厅里。

“您可能饿了，”她说，“就一次，我们可以早点吃饭。

你怎么想，雅克？你妈妈，她也许饿了。”

“老饿，”母亲响应说，“我老饿。夜里，白天，老饿。今天尤其饿。”

“那么，都同意马上吃饭？”

“马上，”雅克说道，他笑起来，“我也是，你想想，我也老饿。”

母亲朝儿子笑笑。眼里洋溢着爱。

“还跟二十岁时一样吗？”

“还一样。我一吃饭就走运。”

“上个礼拜，我们参加了抽样调查，试用了食欲抑制剂，”玛塞尔说话时竟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坚持了四天，是吧，

雅克？”

“而且照样快乐。”雅克说道。

母亲见谈话离了主题，有点担心。

“那么，我们吃饭？”

“马上，”雅克说，“有火腿，色拉……我们原想，你在飞机上颠簸之后……”

玛塞尔一个人在她待着的角落笑。母亲又惊愕又懊丧。

“因为我，我要吃，”她叹着气说道，“我必须吃饭，我。一点火腿，远远不够。我太老了，消化不良，我得吞下大量的食物，才能抵补我的需要……”

“也就是说……”

“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但如果你们同意，我就下楼去店铺里，我要补足你们的菜单。”

“行，”玛塞尔边说边跳起来，“我去穿件外衣。”

“不，”雅克说，“该我下去。”

“麻烦的是，”母亲又叹着气说，“还得等，而我已经饿得够餓了……”

“现成的东西，”雅克说道，“这里的商店有的是。到处都能找到，所有的店铺里都有，多得很。你就别担心了。”

“下楼，我们这就下楼，小家伙。你不知道这种饿是怎么回事。”

母子俩便下楼采购食物。儿子一只手拎着三个偌大的空袋子，另一只手挽着母亲的胳膊。一走到街上，他就认为解释的时机到了。

“我不能一个人生活，你明白。身边没有一个人，在我这样的年龄。”

“我冷。”

“那是累的，没什么。在我这样的年龄，一个人生活是不正常的。”

“这边就没有不错的猪肉店可以找到我喜欢的那种腌酸菜？那种泡得很入味再用白葡萄酒烹调的？”

“你要的一切都有，”儿子劲头十足地说，“这边的街区食物供应充足，非常出名。”

“烹调起来快得很，你把它热一下，然后加一滴白葡萄酒，成了。”

“好吃之至。”

“之至。我看得出来，幸亏我来了。”母亲快活地大声说。

他们动身刚半个钟头，便回到套房里，带着那三个装得胀鼓鼓的大袋子。

“腌酸菜、烤牛肉、青豌豆、奶酪、博若莱葡萄酒。”雅克快活地对在如此丰富的食物面前双手合十的玛塞尔说。

“我们得美美地饱餐一顿！”玛塞尔笑起来还像孩子。

母亲在门厅站得笔直，她看着他们拆开袋子，饿得眼睛都迷糊了。

“所有的东西都得加热，”她说，“尤其是烤肉，可别让任何一样变质。像今天这样的微风，我可熟悉了，什么都会变质，尤其是肉食。春天无所不在。”

玛塞尔连忙加热腌酸菜，并按母亲的指点加了一滴白葡萄酒。

“您真好，”她说，“雅克曾经告诉我您当年有多么善良，您这一生有多么善良。”

“没必要夸大其词。”母亲说——语调里有些许恼怒。

她走进餐厅，离腌酸菜远远的，跌坐进一张安乐椅里。儿子和玛塞尔留在厨房里。

“可我好饿呀，”她自言自语，“我好饿。如今乘飞机，人家就只给你淡茶、烤面包片、薄荷糖，就这些，借口是